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縣七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議不拜篇第二上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聖上情敦名
教令拜君親慮爽通途許開朝致有謇謗之
士人百獻籌社稷之臣爭陳顯論焉

勅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

啓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賢論沙

門不應拜俗事啓一首

又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

并等事啓一首

又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一首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叉大夫孔

志約等議狀一首

右驍衛 右監門 右奉宸 官府寺

右四司請同司禮議狀

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山壽等議

狀一首

司戎太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懷恪

等議狀一首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詳道等議

狀一首

司宗寺 右一司請同司刑議狀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奏聞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斬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眞俗而厲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

龍朔四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宣大莊嚴寺僧咸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

首

僧咸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薦堯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

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踈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禁七便發驚俗之譽或陳輕羣之望昔晉成幼冲庚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虛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勑拜納上天之怒

魏晝行誅肆下癘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幢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

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

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

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

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教俯仰惟咎慤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

子之渝或掩佛化便陷罔君之罪謹列衆經

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

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

於齊后塵黯威嚴惟深戰戢謹言龍朔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
左右相云勑令詳議拜不未定可待後集僧
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
聞諸僚案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賢論沙門
不應拜俗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
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

列刹相望仁祠基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冒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

卷七

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眾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龍舊津伏惟

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叩闕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千冒陳歎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啓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等事啓一首

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

門造像書經雜築相續入出宮禁
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
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
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
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
第七
易犯遂有稀罕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微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
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
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偉
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繫於憲章上
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聳堯朝議之勅
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
厝仰惟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
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僞生熟

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
廟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
器後代後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
之容法衣剔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
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

闡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誥

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屬是

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四月

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

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重

之若聖比則佛化之初及也

朱士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

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

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

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

張騫往大月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

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

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也

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

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

途潛隱重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

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雒陽
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
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
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
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
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
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虛政將事除屏
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
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
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
輔政帝在幼冲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
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議
將士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興中太尉
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
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

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

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

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漢光武之軒子陵等尋大法東流

爲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

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年暫制

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癟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是斯諸僞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爲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其

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齊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既修生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乘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割斷之虛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农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

卦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妾

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

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

部奉其道而伏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

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註七

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

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

人之禮出俗無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

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

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

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皆留難者犯根本罪

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

教今乃全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

又謗無善惡業報

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

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爲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戴

僧道宣等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覲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卷七干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

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
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
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
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
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
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
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
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
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

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
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
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
諸沙門曰勑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
紛紜不能盡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
遠下勑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
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
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
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
機崔餘慶曰勑令所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

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敬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

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渡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籍尊嚴武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始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詔勅之詔敢罄虛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仙壽等議狀

一首

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
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
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
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

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

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罷色
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

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
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未葉雖公革斃乖而
斯道無墜洎哀經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
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敎豈應裁
制新儀誠宜屈宸宸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
親之重縱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爲允謹
議

司戎太常伯護軍鄭欽奉員外郎秦懷恪等
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百成攸
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

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軌殊軫秀天地
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
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
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魏闕
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
點七
蕩風物翹鵬逸鶴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
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
爲旨道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
通資信亦爲政是基碑聲濃化而比丘未渝
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爲誇誕處

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
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
降綸璽是攻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
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
者山無隔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薦義之說
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
年雖歷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責沙門
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
陳書事竟不行道然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
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物兩儀儒行不臣

天子亦有嚴陵跋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曰觸鱗故人不爲嬰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照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宿德之誠足容養然則舍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

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臣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割愛^{學七}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像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

念必以人天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
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
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
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
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
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

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
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
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
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
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
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_{釋七}方外之人
存於身中之敬又被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
式彰三服之隆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
父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
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

塔謂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渝蓮華不染泥洹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縗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乘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剪之

恩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以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蕪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宜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假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

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宣係於人乎不拜之興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隔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釋文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人因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利矣消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籍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

往神基靈沐道豈僞今此為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實祚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為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蒼肝灑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業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

惟詔旨微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嚴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

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

卷七
跡理未厭心管宣窺天蛙焉測海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懷鉉閣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竽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聲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迫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

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消驛露而覩顏漿夏履薄冰春競揚已甚赦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竊以朝廷之叙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髮有異於冠冕如裝裳無取於章服出家之人敬法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

玄教清虛道風邈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
主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
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論不拜上

音釋

謇諤	<small>謇九件切諤五各切謇諤忠也</small>	躅	<small>廚玉切躅迹也</small>	叶	<small>胡頰切合也</small>
厲鄉	<small>厲落蓋切厲鄉老子所生之地</small>	蕎蕎	<small>蕎蕎蕎蕎如招刈草</small>		
薪輶	<small>以周切輶輕車也</small>	燾	<small>徒到切燾魏主名</small>	癘	<small>元力制切惡疾也</small>
剗置	<small>剗阻立切</small>	穢	<small>穢杜矣</small>	厝	<small>故倉切</small>

穢穢穢並似禾穢草也瞷瞷古倦切剗剗苦胡切斲斲刀斫也
紱紱分勿切纏纏彌究切輶輶而振切軻軻止車切木羈木羈小飛綠切
物物滿也淳淳側氏切芟芟所咸除也雜雜直里切
籟籟落蓋切𠀧𠀧皆曰籟覩覩他典切芟芟芟也切